

自从司里街拆迁,我搬到了单位宿舍后,已有几十年没看东舍坊踩高跷了。如今慕名去看他们的表演,东舍坊的高跷依然是那么好看——传统的扮相,细致的化妆,娴熟的技巧,精彩的表演,一切都如当年看到的一样。

随着一阵震耳的鞭炮声和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东舍坊高跷队沿十亩园南面踩街而来。彩车开路,车头上大红牌匾写的是“东舍坊社区高跷会”,车上载着锣鼓队,一色的金黄色镶红边的靓丽服装,把老人们衬托得精神十足。高跷队伍打头阵的是两位梁山好汉,青衣长发头戴金月牙箍,手持两根木棒的是武松。同是青衣但头戴英雄帽,手把彩花担的是林冲。再往后看队伍就热闹了:有神话中的青蛇、白蛇和八仙,有唐代的三藏师徒,有宋代的梁山好汉,有清代的脏官与媒婆,后边还跟着早船和秧歌队,几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人神共处,上下千百年的人物集合在一支队伍里却毫无违和感,再加上夸张艳丽的装扮,看着就喜庆、有趣。

踩街之后是下场子,也就是打开场子开始街头表演,踩高跷表演没有语言,全靠演员在高高的木跷上,用丰富的肢体动作来讲故事:傻小子扑蝴蝶,用扇子扑、用手捉、蹑手蹑脚的刚捂住那蝴蝶,一抬手它却又飞走了,急得傻小子龇牙咧嘴,不停地擦着额头上流下来的汗;在闪转腾挪间,笑得挑着蝴蝶戏弄傻小子的小娘子浑身乱颤。还有《闹驴》一出,演的大概是王小赶脚的故事。赶脚的小伙送媳妇回家,路上扬鞭赶驴洋洋得意,小媳妇羞羞答答和丈夫调情,赶脚的一高兴打了一记响鞭,



〔钩沉〕

精彩纷呈的东舍坊高跷

□吕允山



谁料人欢无好事,惊了那小毛驴,只见它拱头撒腿乱踢乱咬,小媳妇被掀得前仰后合,小伙抓缰绳,拽尾巴,直到使了个千斤坠儿,一屁股坐到地上,好一番折腾才算降服了这头惊驴。一场舞戏起承转合,

演员不说一字,故事却交代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那骑驴的小媳妇,在高高的木跷上一个人就把驴的受惊、狂躁最终被驯服和小媳妇的娇羞、惊恐、嗔怪都表演得活灵活现,再加上二人默契的配合,令在场的观

众无不击掌叫好。当然最具喜剧色彩的还是脏官与媒婆。那脏官一副清朝官员的打扮,官袍、官帽、大烟袋。而媒婆则是桃红褂子镶金边,大花裤子运动鞋,左手红手帕,右手破蒲扇,头戴小黑帽,耳插大红花。粉脸上缀满了细细的小麻点,挺着个怀有身孕的大肚子,还不忘和那脏官勾肩搭背打情骂俏,酸溜溜、轻飘飘,扭扭捏捏、惟妙惟肖。演完临走还即兴撩起那桃红大褂子,露出扣在肚子上的黄色工程安全帽,一个意料之外的临场发挥,引得围观的人们哄堂大笑。

在早些年,济南市有三支名气较大的高跷队,一是城南东舍坊,二是东郊马家庄,三是西关回民小区。由于我打小就住在护城河畔,看得最多的,最喜欢的还是东舍坊高跷队的表演。

济南东舍坊高跷起源于清朝同治年间,距今有150余年的历史。解放后经历了几十年的鼎盛时期,后来随着城市拆迁改造等原因沉寂了20多年,直到最近几年东舍坊高跷队才重出江湖。说起东舍坊高跷,济南老城的人无不拍手叫绝,无论是高超的技艺还是精湛的表演,都在济南众多高跷队中首屈一指。从创立时开始,东舍坊高跷就同武术、戏剧有着深厚的渊源。以前选拔高跷苗子都是选择一些有武术功底的人。东舍坊高跷阵容庞大,节目也多,很多故事取自《水浒传》、《西游记》、《白蛇传》等传统戏曲节目。早些年济南市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踏跷飞旋艺精绝,好者远近都来学。传承豪杰英武气,舍坊高跷祖师爷”,形象地道出了东舍坊高跷在济南市的地位。小时候看东舍坊踩高跷的只顾看热闹了并没觉得有什

么,如今再细看,一招一式中都透着精神,熟能生巧的形体语言,精湛准确的手眼身法步,都表现出历经百年传承的东舍坊高跷不愧为极具济南特色的民间表演形式。

说起踩高跷,它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风靡全国,北方地区尤为盛行。从都市到乡村,在街头巷尾、集市村头,从大年初四开灯,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十来天里人们每天都能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踩高跷的。这种极具民间娱乐性质的街头演出,即便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也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所表演的内容没有了神话传说和才子佳人,而多了些政治色彩。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文化事业的春天,记得有一年在解放阁下的高跷演出,吸引了济南、章丘、历城、济阳等地的近十支高跷队比武献艺。围观的市民里三层外三层,解放阁台阶上、平台上都站满了人。各支队伍也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都拿出自己的看家绝活,暗自较着劲要比出个孰高孰低。这样的空前盛况,已经是多少年不见了。

踩高跷能够盛行不衰,得益于这种群众自娱自乐的民间娱乐形式接地气儿,得益于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们小时候,街上的半大孩子大都学过踩高跷。记得十来岁的时候,我二哥拆了家里的一条长凳,用四根凳子腿做了两副高跷,兄弟俩和街上的孩子们一起练习,开始是扶着墙走,继而相互搀着走,没几天就撒开手自己行走自如了。每当把高跷绑到腿上站立起来,看到自己比别人,甚至比整天仰视着的大人们都高了许多,心里总是美滋滋的,惬意得很呢。

【忆海拾贝】

鸡年泉城说鸡

□张世铨



说到鸡,多半都是家里养鸡;吃鸡或鸡蛋做的菜。另外,有时能听到街上商贩拉着长腔的吆喝声:“卖小鸡来——”“卖鸡蛋来——”

老济南的家庭习惯养鸡,日常生活中受益不小。我家居住的老济南商埠魏家庄民康里一带,差不多家家户户院子里垒有鸡窝,这些人家天天都能从鸡窝里捡到鸡蛋,俗称鸡子。

家里常见常用和鸡有关的东西,有每天搞卫生的鸡毛掸子。我们小朋友做游戏踢的鸡毛毽子,都是自己动手制作,讲究选用活公鸡的尾毛。从前流行的儿童玩具之中,有泥巴捏制涂上彩色的小公鸡、小母鸡、小雏鸡;绒布制作的各种小鸡。儿童常玩的游戏,则有“老鹰捉小鸡”。我家曾经养过“斗鸡”,两只雄鸡相斗,胜者引颈长鸣,好不威风。届时,观战的孩子们常常唱道:“鸡斗,鸡斗,擀饼吃肉”。

我在《三字经》中,还读到另一个“鸡”字,即“鸡司晨”。意思是

鸡在每天早晨天亮的时候报晓。公鸡报晓的鸣叫声,时称“鸡打鸣”。记得小时候,每天清早都能听见左邻右舍的鸡打鸣。

说起报晓鸡,老济南这方面的情况,有点像80年前流行的一首电影歌曲——李隽青作词、李七牛作曲、周璇演唱:“……报晓鸡,多少声音都跟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买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小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小东西。只有卖报呼声,比较有书卷气……”这段抒情、浪漫的演唱,也是老济南局部晨景一个缩影。

老济南的传统鸡肴,有烧鸡、炖鸡、酱鸡、熏鸡、炸鸡、扒鸡、肴鸡……宴席上,还能品尝到色、香、味俱佳的官保鸡丁、清蒸鸡、黄焖鸡块、鸡茸鲍鱼汤等等。遇到谁家结婚订婚办喜事的,则把鸡蛋染成通红通红的颜色,寓意红红火火,吉祥幸福。

鲁菜有一道“霸王别姬”,这个菜名倒过来读成了“姬别霸王”,谐音为“鸡鳖王八”。实际上,它入肴的主要原料,还真是鸡和王八;鳖、王八为同义词。整个菜名的故事,即楚霸王项羽在乌江自刎时,告别虞姬;这儿把姬音转为鸡,霸王音转为八王;别音转为鳖。

饶有趣味的是,老济南的地方风味肴饌,把鸡尊称为凤。称鸡为凤,鸡爪为凤爪;鲁菜名肴有一道“锅塌凤脯”。鸡还音转为另一个美好的字眼“吉”,至今济南人爱用“鸡年大吉”作为春节贺词。



【泉城忆旧】

“射虎”和“手龙”

□王绍忠

我国从唐代起就有元宵节赏灯、赏灯的习俗。各种各样的官灯、西瓜灯、花篮灯、走马灯等都摆放在集市上;悬挂在门楼前、闹市区,或者树梢上。有的店铺、商号还在花灯下端挂出用彩色字条抄写的谜语,吸引众人围观竞猜。元宵夜,花灯五彩缤纷、亮如白昼;赏灯者携老携幼、笑语欢腾。

灯谜内容典雅、包罗万象,诗文词典、花鸟虫鱼无所不有。由于猜灯谜有一定的难度,谜底犹如草丛中的卧虎,难以明察,难以射中,故又称“灯虎”、“射虎”。如有人猜中,便可领取到火柴、烟卷、猪胰等日用品作为奖赏。如今在古镇文祖、山乡垛庄许多山村仍十分盛行。

早先在章丘辛寨、高官寨沿黄(河)北部边缘一带地区,还流行着一种走村串巷、游动四方、有形无烛的绣球“手龙”灯。它分别以“绣球”和“手龙”为道具,表演者身穿杏黄或枣红色的彩衣,双臂高举着边跳边舞。演出阵型由16人组成,即2龙30球。手龙绣球灯表演时粗犷豪放、洒脱灵动,疾步犹如行云流水,令人目不暇接;慢步踏实有力,让人赏心悦目,且有长时间的连贯性和爆发力。其动作有弹跳、屈蹲、扭腰、舒展等,场面灵活多变,有“龙盘柱”、“跃龙门”、“蝉脱壳”等。灯舞多在繁华聚众的十字路口,或者宽阔平直的长街演出。届时,高架鼓、铜锣、大钹、酥钹、手锣齐声鸣奏。乐队首先为舞者开路净场,随后为表演伴奏,时疾时缓、快慢有致。疾时好比突来的暴风骤雨;慢时一如银幕慢镜头中人物的动作,煞是优美壮观。一招一式都凝聚着民间艺人的心血和才智;举手投足,都显示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独特形式。

这种世间独一无二的珍稀乡土“灯舞”,到底起源于何朝何代?民间有两种说法。其一为明初洪武二年,章丘移民村落有371个,辛寨镇季周寨村四围村庄的百姓,即从冀州枣强迁居落户。他们来时不仅把衣食住行的必需品随身携带,也把当地的村风民俗“移植”到了章丘北部,手龙、绣球灯舞便在其中,从明初一直传承下来,并不断得到完善和日趋成熟。